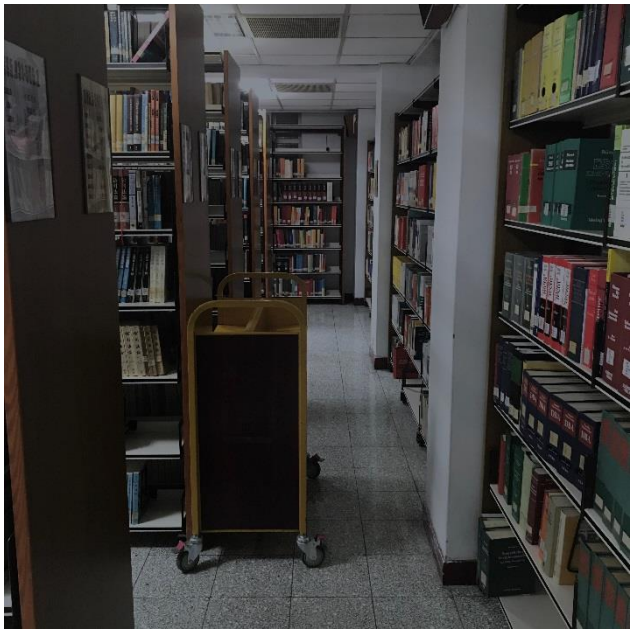
圖書館的一隅

在沒有人的隱蔽圖書館走道，我喜歡這種感覺。明明並不是在找書卻偏偏喜歡在這竄著。或許也在等一個人也是這樣穿梭在圖書之間，我喜歡待在圖書館裡隱蔽的一隅。沒有人，靜靜地，就只有我和書。即使不翻動，似乎也能和書裡的文字溝通。似乎能理解它們，平常不被人知，靜靜地放置在那裡，積滿了灰塵。我能了解它們，或許它們並不是沮喪難過沒有人翻閱，如我不願接納新的人事物，我們都只是期盼等待真正想了解的我們的伯樂。不想要熱臉貼著冷屁股，不想要讀完被拋下，於是就待在角落一隅默默地等待，等著，等著，等著……。

有多久沒被手的溫暖拈過，有多久沒看見外頭湛藍的天空辣眼睛的陽光；只剩下潮濕的黴菌滋長，只剩下潮濕的書蟲啃噬；留下泛黃的書頁，留下前人的智慧。是不是自己也是這樣子，拒絕接納新的環境，不想離開屬於自己的舒適圈，替自己闔上，替自己戴上面具，只願在獨自一人的空間裡和自己呢喃。

因此在無人的隱蔽的圖書館裡的一隅中得以了解這些書，試圖理解這些書。縱使我也不是它們期盼的那位伯樂，僅僅是互相取暖的同類罷了。這些自以為是的想像或許會被那些館藏的書嫌棄，它們和我都是獨立的個體，僅此揣測想像，像是演出莊子與惠子「子非魚安知魚之樂」的故事但卻只是場獨角戲。最終書本還是在放置書的書架上，我還是那位借閱數目為零的過客。